

真 理 窟

一個報館主筆征服老闊的趣劇

附錄俄國特列夫著名“謊”



第
六
回

英
國
口

百

郭一定譯★新閒書



改 1
~~0.20~~

上海書畫店
售 0.10 差

\$0.25

孤 島 閒 書

第 六 回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眞 理 篇

新 閒 書 社 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孤島閒書 真理窟一冊
第六回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 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 定 一

發行者 新 閱 書 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聽我說，父親，我在這種有毒的地方再也登不下去了。我是要走！」

你 這幾句氣憤的話，是在每日新聞的編輯室裏說的，說話的人是一個青年，面孔長得頗好，只不過有幾點雀斑，頭上堆着一蓬紅如火焰的頭髮。

在這間編輯室裏，除開編輯先生一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有說這樣氣憤話的權利，也照例沒有一個人有說這樣氣憤話的意向。當時那位編輯先生仰在一張雕花靠背的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張假古董的大書桌子，聳豎着一雙眉毛，一張形容枯槁的面孔上裝着一種異樣的苦笑。

這位每日新聞的主幹編輯陶愛華向來是不大肯動怒的；他用不着粗聲粗氣，用不着拍桌大罵，只消一些兒冷言冷語，就已儘夠嚇壞他手下的幹部。他自己

的兒子法蘭克，名義上是個副編輯，可是常常要跟老頭子鬧彊扭，現在竟明白對他宣言不幹的決心，陶愛華心裏雖然十分懊惱，却仍舊並不動怒，只不過有一點兒微紅的顏色，從他頸梗上爬到耳朵尖罷了。

他平心靜氣的回答着他，而聲音之間却帶着一種鋒利的芒刺：「你把門關上好不好，倘使你真個要跟我鬥氣的話？」

原來他這兒子自從參加大戰回來，已經由一個孩子變成了一個大人，性情也大大的改變，頗有點神經質似的，說話總沒有好聲好氣，彷彿裝着滿肚子的胡思亂想，老說不耐煩過室內的生活，不耐煩做這副編輯的下手工作。因此，他父子二人同是在這間編輯室裏像這樣的鬥氣，現在已經不是第一次。法蘭克進報館辦事不到一個月，就宣布跟一女美術家叫梅格的自由結了婚，並且立刻從他父親龍堤場的寓所搬了出去，跟新夫人在皮頭邨找了一所小屋同居着，已在不久

以前養下一個孩子了。

當時法蘭克聽見老頭子叫他關門，就氣憤憤的將門砰的一下關上了，悻悻然的站在那裏，口裏啣着一支舊烟斗。這種神情，使他父親立刻回想起他小時候的倔強性格——他的奶媽每次要拿手巾替他擦耳朵，他老是掙扎抗拒，罵她是一頭臃腫的貓。

「這是我在這裏的最後一夜了！」法蘭克說。「有平奈那驢子在這裏，我是再也忍受不了的。我情願犧牲一個月的薪俸。」

「那是可以的，」陶愛華冷然的說。「可是我拿什麼話去對你母親說呢？她爲了你的事情，已經是焦心得要死了。」

法蘭克心覺不安地聳了聳肩膀。

「用不着焦心的，父親。梅格跟我都十分快樂。我做些自由職業，也總可以賺

到一點錢。我正在學做短篇小說。」

「那是倒竈行當，」陶愛華說。「所謂自由職業，我是懂得什麼意義的——永遠的失望，無窮的焦急。你不如在這裏耽下去罷，法蘭克。」

那孩子搖搖頭，說道：「我所要的是自由，是清白的生活！」

「這就叫我對於包羅甘大大爲難了，」老頭子說。「叫我對他怎麼說法呢？」

包羅甘就是每日新聞的老闆。那紅頭髮的孩子一聽見他的名字，立刻就惱怒起來。

「我也有幾句話要當面跟他說一說。天曉得，我要不說不是人！」

「什麼話呢？」他父親問道。「除了貪懶，你還有什麼牢騷可發的！」

法蘭克抽了一口急促的氣，彷彿胸口裏有什麼東西壓在那裏，要把它拿出

來似的。

「我要去告訴他，說我認爲他這報館是謊語的堆棧，是兩性材料的汚池，是假新聞的製造廠，是世界糾紛的發動機，是暴徒情緒的煽風箱，是毒瓦斯的醞釀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傳機關！」

陶愛華聽他兒子傾倒出了這一大串形容詞，禁不住吃吃地一陣苦笑。

「我倒不曉得你有這樣做新聞標題的天才。我在你所編的新聞裏從來沒有見到過。好罷，要是你已經下了決心的話——」

說着，他將身子彎到前面來，在書桌上，按平一張主要新聞的校樣。他當時的玉是有些發抖的，可是法蘭克站得較遠，並沒有看出。

法蘭克對地板上一條土耳其地氈陰鬱地凝視了一回，這才重新抬起頭來，面上現出一種怪樣的微笑，彷彿他一肚子的怒氣已經全然消失。

「我剛才的話說得有些粗暴，覺得很抱歉，」他說。「不過，我總不如走開這裏的好。這裏的一般空氣，還有平奈那豬羶，使我的神經說不出來的緊張。改天你到我們那裏去玩罷？」

他父親沒有回答，裝做專心在他工作上的樣子，可是他那嘴唇上的一條硬線，是稍稍有點軟化了。法蘭克也就不再說什麼，踱出了編輯室，將門輕輕的帶上——不像平常那麼使勁的砰的一下了。

陶愛華等他兒子出去之後，在書桌旁一動不動地坐着，凝視在一把黃銅茶壺上，許久不轉眼。他的神氣像是疲倦，像是焦心，又像是害起病來的樣子。剛才他兒子在面前的時候，他是戴着向來在他幹部人員面前戴的那副硬面具的，現在騰他獨個人在編輯室裏，那副假面具似乎是落下去了。從前他沒有踏進報界，沒有企圖從當編輯這條路上去飛黃騰達，他原也同一般青年人一樣，熱心於文學，

要向藝術與人生裏去追求理想，因而性格裏面本來具有一種未經硬化的敏感性，現在他那假面具落下之後，這敏感性就又在他面孔上暫時流露出來。可是這樣的敏感性，他認爲是自己的一個弱點，一逕努力要去克服它的。起初的時候，老闆吩咐他開除幹部裏的什麼人，或是吩咐他把那些人員管束得毫無生氣，他還覺得心裏老大不舒服。但是後來他慢慢把心腸鍊硬了，幹部裏面要是有人不能勝任工作，或是自作主張，他已會得迎合老闆的意旨，不恤整大批的叫他們滾蛋了。因此，他在報界裏面已弄得怨聲載道，大家都罵他是刻簿無情的走狗。他兒子法蘭克常常向老子諍諫，他又那裏肯容納？他認爲要保全自己的飯碗，就只有始終站在老闆那一邊。他想自己許多年來，從本埠新聞編輯做到外國新聞編輯，從外國新聞編輯做到主幹編輯，這是多麼艱難的一個歷程！而況如今要在報界裏找一個飯碗，那是一樁拚性命的玩意兒呢！

是的，真是談何容易！他要是丟了每日新聞裏的位置，他就永遠做不到一個主幹編輯了。他跟包羅甘發生了關係，竟弄得聲名狼藉。那是他自己也知道的。那是他一經接受了包羅甘的條件之後就知道的。

當初包羅甘對他說：「我給你薪水，要你實行我的政策，依從我的領導，滿足我辦報紙的主張——你要能做到這幾個條件，我可包你一定覺得很值得。」

於是陶愛華就照老闆所出的代價，接受了他的條件，而為要履行這宗買賣的契約起見，他竟不得不委屈了他自己的一切主張，乃至他青年時期對於真實、誠信、和所謂道德向上心的一切觀念了。這倒真像老闆所說的，確實是很值得。因為他從此就成了一個最有力量的編輯，一個最成功的新聞記者了。一時他在社會上和政治上都樹起了權威。他那龍堤場的寓所裏，每天都不斷有閩客往來，把他的夫人忙個不了。而他所拿的薪俸，是打破了倫敦編輯界的紀錄的。

當時陶愛華的視線從那黃銅茶壺上移到旁邊豎着的他女兒的一幀相片上。他女兒的面孔對他頑皮的笑着。平日他在編輯的時間，也常要把那相片看幾眼，一見了那張笑臉，他自己也就要滿面春風起來，可是今天晚上，他却深深歎了一口氣。原來同是那個相框子裏，還有一張相片，臉盤也跟一個女孩子一般。那是他兒子從前在坦克車隊裏當軍官時照的一張穿着軍服的照片，奕奕的神彩之中帶着一種堅決果敢的氣度，和剛才對他說話時的神氣一般無二。這使他又記起了他剛才譏刺報館的一番話，以及對他父親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職務表示十分厭惡的一番話，這才他不覺發出那一聲近乎呻吟的深長歎息。隨後，他撇了撇書桌上的電鈴，吩咐應鈴而來的聽差去請夜班的編輯。

那夜班的編輯就是剛才法蘭克屢次將他臭罵的那個平奈。二十五年前，這平奈和陶愛華都住在白理絲墩，同時在兩家敵對的報館裏當外勤記者。他曾

有一時抱着野心，要寫小說，寫劇本，甚至於要寫羅賽蒂 * 體的神祕詩。可是後來他終於不寫神祕詩，而從白理絲墩跑到砍薪墩來做新聞記者。他是一個澈頭澈尾的嘲世派，外面戴着一副依順柔和的假面具，內裏却冷酷得同鋼鐵一般。

「事情怎麼樣了？」陶愛華問道。

平奈將一段殘餘的雪茄拋進爐柵裏，又從胸前口袋裏另外掏出一支來。他是一個結實而肥胖的人，濃眉環眼，腰部粗得和他的高度失了比例。

「現在還來得及只要你肯刪掉那篇社論，老朋友。我真不懂你爲什麼還遲疑不決。」

「我看俞道爾對於我們的態度是不能同調的了，」陶愛華道。「那天爲了

* 倫敦市外的貧民窟。

* * 羅賽蒂 (D. G. Rossetti, 1828-1882) 英國神祕派詩人。

那一段關於油的新聞，老闆大光其火呢。」

平奈冷笑了一聲，咬掉了一片烟葉。

「哼！偷道爾腦子裏是上過油的。你要不早些叫他滾蛋，怕事情要鬧到無可收拾。」

「其實呢，陶愛華說，「他也不過是太老實一點。但他那麼滿口真理真理的，真叫我們有些受不了。我當時替他刪了那一段，原有不得已的苦衷呀。」

平奈噴出一個很美麗的煙圈，身子往一張皮椅上一仰，面上笑嘻嘻的，抬起頭來看看天花板。

「可不是嗎？」他說。「我們決不能依順着他那股傻勁，來害我們自己的。我們在這裏的任務，就是要掩飾那些醜惡的事實，要是那些事實是跟我們老闆的——乃至他的親友同黨們的——利益相衝突的話。我們老闆所以出薪水僱用

我們，原是要我們拿出本領來歪曲事實的。」

「你老兄對於此道是拿手好戲，平奈，」陶愛華用着一點譏諷的語氣說。

「那裏那裏！全靠你先生的領導。」

說着，他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做了個會心的微笑。這才平奈改變了話題：

「你的公子告訴我，說他要丟了我們這臭行當不幹了。」

「是的，」陶愛華答道。「他已怨天尤人了好些日子了。我看他是參戰參壞了的；這種生活他再也過不了了。不過今天晚上又有過什麼特別事情？」

平奈聳了聳他的闊肩膀，吃吃的笑了一聲。

「跟俞道爾的事件一樣的你那公子頭上長着那麼一堆紅頭髮，是個漂亮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他以爲做新聞記者的人應該替人類滅除罪惡，又說新聞紙的責任應任領導國家到正義的路上去。我真詫異，像這一套天真爛漫的孩子想

頭，你平日爲什麼不教教他的？」

陶愛華現出懷惱的神色，將平奈矚了一眼。

「你當是我沒有跟他爭辯過嗎？你當是這種爭辯在摩登父親和摩登兒子之間是會有效果的嗎？我們之間有着一條填補不了的鴻溝呢！我總以爲這是大戰造成功的。他跟你也鬧過嗎？」

「不止一次了！我開不得口，開口他就要暴躁起來。他總當我是個殘酷野蠻的粗坯子。今天我叫他刪掉施末資將軍的那篇演說——因爲那是跟我們的路線絕對衝突的——他就像一根火箭似的往天空裏亂蹦起來了。」

「施末資的演說？」

「是的，」平奈說。「他說歐洲的局勢像是盲人騎瞎馬，黑夜走懸崖，所有的領袖們都是瘋狂的了。你想，這不就是間接對於包羅甘一羣的批評嗎？」

「哦，法蘭克因你刪了這段演說就暴跳起來了，是不是？」陶愛華問

「哼，他竟反叛起我對於副編輯們的權力來了。假使他是旁人，不是你公子的話，老朋友——當時他大聲呼喝起來，說『施末資的話是上帝的真理！』以致於整個編輯部裏的人都停下了筆。又說：『我們如果再不覺悟，那就是文明的毀滅！』然後他告訴我，說我們要是把這篇演說印出來，他就要永遠離開這個編輯部，隨便我們大家去受天罰。這簡直是造反了嚳，老朋友！」

陶愛華表示同意，說法蘭克的這種行為當然是不對的。又說再要把這孩子留在編輯部裏，那是不可能的了。

「不過，從理論上講呢，他對於施末資這篇演說的意見倒也並不能算錯。」平奈豎起了他的眉毛，讓他的雪茄滾到他那血紅嘴唇的角裏。

「不錯嗎？」

「是的；我們將它刪掉了，實在是是可恥的事。施末資是能夠領導世界的少數人之一。」

平奈將整半根未吸的雪茄往火裏一扔，在椅子上車轉他的身子，對陶愛華瞪了一眼。這才他發出一陣由衷的大笑來。

「嗨，老朋友，你不見得也會陷進理想主義的泥沼裏去罷，是不是？我希望你那法蘭克不會漏去了你的常識；或是那個抱着救世觀念的倫道爾？」

陶愛華拿他的裁紙小刀做了個不耐煩的姿勢。

「我們刪新聞也總得有個限度，」他回答道。「我們對於偶然跟包羅甘的觀點有點衝突的東西，不能就讓它一字不留的施末資是個偉人……我相信，倘使耶蘇基督跑到倫敦來，指摘那些居高位者的腐敗，而由通信社做了報告來，你大概也是要刪掉的。」

「那是一定的。」

經過了一陣大笑，平奈從他椅子上站了起來，拿他那隻胖胖兒的手在陶愛華肩膀上一拍。

「嗨，老朋友，我疑心你是有些脆弱下去了。我確實有些疑心！我是你的信實的老友，所以現在勸告你，你總得有點滋補才是。到布來墩去住一個星期，於你總不會有壞處。包羅甘的意見也是這樣。」

陶愛華聽他提起闊的名字，猛的將頭抬起來。

「包羅甘怎麼說？」

「跟我沒有說什麼。是那天他在俱樂部裏跟韓尼基說的。我聽韓尼基這麼說。」

「說什麼？」

陶愛華的神經似乎被震動了。他說話的神氣有點急促。平奈對他微笑了笑，可是不住拿眼睛注視着他。

「我照理是不應該跟你重述的。老闆告訴韓尼基，說他看你有些失了主張了。他對於你前日通過那段德國饑餓的新聞，似乎是非常憤怒。他以為這是不應該發表的，因為這要激起虛偽的情緒。」陶愛華是失了主張了，「他跟韓尼基說。我想這事你是應該知道的。」

「感謝得很，」陶愛華用着冷諷的語氣說。「下次你看見韓尼基，請你告訴他，就說我說他是一個信口開河的說謊者！」

平奈覺得非常之有趣。他對於陶愛華贈給報界五大巨頭之一韓尼基的這句考語，吃吃的暗笑一陣，又哈哈的大笑一陣。

「我倒不信他是說謊的。不過天下的事情誰能知道呢？可是，那篇社論怎麼

樣？
第四版現在等在那裏。」

陶愛華把那張校樣交給他，無奈拿在手裏擺了一擺，走出編輯室去了。但到了門口，他又回轉頭來，仍舊吃吃的笑着。

「我是不見得會把你的口信帶給韓尼基的。將來說不定我要他給我一樁工作。哦，現在的生活真是一場大遊戲呢，只要一個人保持着幽默的心情！」

等他把門關上，陶愛華還在他背後大聲說道：

「我是快要失掉幽默的心情了，真是糟糕！」

電話鈴響了，可是他置之不理，只對着那具小電話機悻悻然的瞪視着。這當然是包羅甘的電話。這個時候他照例是有電話來的。他對於每天的報紙總捨不得不過問。電話鈴響個不停，陶愛華只得把聽筒拿在手裏。

「哦，您好。是的，報紙已經付印了。施末資的演說嗎？我們已經把它刪掉了。德

國的暴動嗎？那個，我們只發表一點兒，可是當然全部語氣都沖淡了的。不過也實在很可惜……我說從新聞的觀點說是可惜的。佛農從厄森帶來的消息是出奇的材料，充滿着戲劇的。親德的傾向？那是一點兒沒有的！開除他？哦，不，那我不便遵辦。他是我們報館裏的頭等人材。不，這是無論如何不行的，包羅甘！好罷，明天吃飯的時候再談。晚安！

陶愛華砰的放下聽筒，口裏賭了一個咒。他站在那裏一會兒，對房間的四周掠了一眼，看見那橡木鑲嵌的牆壁，看見那金碧輝煌的名畫，看見那古董的大鐘，看見那嵌花的椅子。實在都很美觀，配得上一個主幹編輯的尊嚴的。當他第一次站在這間房裏，背靠着壁爐打量着房中布置的時候，他就立刻感到一種成功的意識，心裏覺得飄飄然。他覺得自己在新聞界的長梯子上爬了這多年，總算終於爬到最高一級了。他在一般報人的卑污、羞辱、動搖的環境裏面經過一場辛苦的

奮鬥，總算終於跑進這一間可以發號施令的編輯室來了。每日新聞的主幹編輯，而年紀還不過是四十一！論起這一場大奮鬥的報酬來，也總算是不壞的。他的夫人已經覺得很高興，並且幾乎可以滿足了她現在已經可以稍稍出一點風頭了。那是她在他第一次佔有這間房子的時候就這麼想的。而在這間房子裏，他十年來如一日，除非是放假日子，他每天二十四個鐘頭總有十四個鐘頭消磨在裏面。可是今天晚上，他對於這間房子忽然覺得憎恨起來。他覺得這間房子一向是他的牢獄，近來又變成他的靈魂的受刑室了。這也真是怪事！他既做了每日新聞的主幹編輯，原就不應該有靈魂的呀。契約上並沒有訂定他應該有靈魂的。由他管理着產生二百萬鎊數的那一副龐大機器，也不能容受他的靈魂的。老闆拿薪水給他，並不是要他具有一個靈魂，或是一個良心，或是諸如此類的一件東西。而近日以來，這一件東西偏偏不住的要跟他糾纏，要使他看見種種奇怪的力的

幻象——比二百萬鎊數更要大的力——向他身上壓下來，同時也向英國和歐洲的每個人身上壓下來。那是在饑餓民衆當中已經蠢動着的反叛和混亂的力；那是防止着大戰後一切復興事業的憎恨和恐懼的力；那是領導歐洲民衆向着一個悲慘結局的瘋狂和愚蠢的力。

現在坐在這個房間裏，他是一具接受的器械，跟全世界的一切神經中樞都有活的電線連絡着。一天到晚，不斷有薄紙的原稿交到他的編輯桌上來，報告着世界疾病的最近症狀，那是從通信社發來的，從特派通信員發來的，從各種各樣的新聞來源發來的。他那專家的頭腦，能夠把這零碎的消息像鬥七巧板一般拼湊起來，而在他心板上刻着一幅陰沈的圖畫。其中每一點事實，都會得恰巧湊進一串無窮盡的活動影片裏去。而照這一串逐日展開的影片觀察起來，他已看出了歐洲的命運是趨向於財政的崩潰，是趨向於更深的毀滅，是趨向於更加可怕

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他現在所做的工作呢，却是要選擇新聞，抹殺事實，利用虛偽的大字標題，運用誇張、歪曲、閃避的技巧，對於英國的民衆將那樣的現實完全掩飾。他所管理的這副機器的力量，是全部用來激發民衆的熱情，誘致民衆的虛榮、偏見和愚昧，存心要引導他們墮入那萬劫不復的深淵。

他現在坐在這間裝飾美觀的房間裏，這個發號施令的坐位上，却是做着一個真理的叛賊，做着那些邪惡勢力的僱傭人。想到這一層，他當然要感到很不服。然而近日以來，這種不舒服的思想偏偏不住的要來糾纏他，使他晚上不能睡覺，並且破壞了他平日用以遮擋醜惡環境的那種幽默的心情。

這時候，他的私人秘書——一個脅肩諂笑的傢伙，陶愛華有時也要深覺嫌惡的——拿了一束信件進來，有幾件事情要向他請示。一件是柏林通信員因他的通信被副編輯刪去了，寫信來責問他的。又一件是首相的私人秘書要親自來

見主幹編輯，請他在下星期內指定一個日期。信中說他來見他的目的，是指示政府對於法國在德行動所取的政策，希望報紙記載這件事，要把它的嚴重性減到極小限度。同時又要向編輯部探問一般人對於近東事件的輿論。倘使土耳其人西向進兵，而政府不得不動員後備軍的時候，輿論是不是會擁護？因為，據他所知，那邊的事態已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那私人秘書報告到這裏，又微笑了笑，彷彿他對於這種威脅覺得很有趣似的。

「好了，陶愛華說。」這幾件攔到明天再辦罷。請你幫我穿一穿大氅，好嗎？」

那秘書幫他穿上了大氅，將大氅上的俄羊皮領子按了按平，彷彿他對它十分愛惜，這才取下總編輯的緞帽子，揮拂一回，然後遞給他。

「晚安，陶愛華說。

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聽了一會兒那些大機器的搏動。它們正在印刷那流行全國的早報。陶愛華出於習慣的將手錶瞥了一眼。是的，時候正好。那二十萬份的報紙正在出版中，再過一鐘頭，就有一部份要裝到夜班火車上去，由它去分送到全國。

一個機房裏的學徒拿着一張內容廣告的樣子走過來，要上樓去送給平奈簽字。陶愛華叫住了他，說：「讓我看。」那上面是平奈頂頂聽得進去的一句口號：

「不列顛貿易領導世界」

「利市年已可保證」

「好了，陶愛華說。

他給送件人道了晚安，送件人對他舉了一舉手，他就推着轉旋門出去了。在門外，抬起頭來看了看那高入雲霄的電燈招牌，只見上面寫着：

「每日新聞」

真理之窟」

他汽車上的喇叭呱的叫了一聲，像一隻受驚的孔雀。這是他的汽車夫表示已經看見他的一個信號。隨後他的汽車就從對面一條弄堂裏蜿蜒而出。

通過轉旋門，急急忙忙跑出一個青年人。那是法蘭克，他跟他父親猛的撞了個滿懷，便說：「對不起，爹爹。」

「你坐那班火車？」陶愛華問。

「最後一班。可是我還有二十分鐘，打算到舊河堤上去散一回步。」

「我也同你去，」他父親說，「要是你不反對的話。」

他那後半句話裏，分明帶着一點嘲諷的意味，可是這樣的冷言冷語，他已經習慣成了自然，一時是改不了的了。

「當然我不能反對，」法蘭克答道。「這個河堤又不是我的。」

自從法蘭克在他父親指揮之下嘗試新聞事業的時候起，他父子二人的說話總像這麼尖稜稜的，暗中潛伏着一種敵意，或至少隔着一道誤解的鴻溝。然而陶愛華却是渴望着兒子對他有情感，渴望着兒子做他親密的侶伴，因為他平日間對人態度冷漠，並且生性有些兒羞澀，始終沒有一個可以披肝瀝胆的朋友，也未免覺得寂寞了。

當時他吩咐汽車夫把車先開回去，自己和兒子默默並行着，通過白儂街，到了河堤上。法蘭克輕輕吹着口哨，將頭上的呢帽子往腦後一推，彷彿要散一散他從副編輯室裏帶出來的熱氣。

一陣柔軟的濕風吹着，在那古舊的河面上掀起小小的皺紋，以致河上的燈光微漾得閃爍不定。對岸有一張威士忌酒的廣告，上面全彩色的印着一個蘇格蘭的醉漢，一條兒隱，一條兒現，底下碼頭上則是一片漆黑。河堤上有一部出租汽車送來的嗤嗤聲，車前的兩道燈光射在那潮濕的馬路上。

「從前我同你一般年紀的時候，每天等報紙上版了，也向來打這條路走。」
陶愛華說。「我總是坐末班車回白理絲墩去的。」

「哦，你也過過我這種日子，」法蘭克笑着說。「那真是謝天謝地！」

在倫敦，凡是掙扎過日子的新聞記者，人家總都當他們是在白理絲墩住家的。而多數人也確是如此。至於陶愛華，他的兒子却不信他也曾住過那麼齷齪的貧民窟。當時他對他父親瞥了一眼，見他那麼的一表昂藏，穿着那麼時髦的大氅，讓那那麼名貴的俄羊皮領子，頭上戴着那麼亮閃閃的緞帽子，那就是權力和成

功的象徵，却誰想得到他青年的時候也跟自己一樣！

「平奈跟我常常是一塊兒走的，」陶愛華說。「有時候我們爲了節省火車費，竟一路步行回家——那是好一段路呢。」

「神聖的貧窮！」是法蘭克的驚異的表示。他並不曉得他的父親是從那麼卑微的地位一步一步爬了上來的。

「我記得砍薪墩從前有一個賣咖啡的棚子。我們有時候要到那裏去買烘山芋吃。怪好的味道——那個時候吃起來！」

現在他還彷彿聞到那烘山芋的香氣，而這青年時代的回憶，使他覺得津津有味了。

「現在吃起來也還是很好的，」法蘭克說。「梅格也會做，味道做得極好。」陶愛華對他身邊的孩子斜了一眼。他這時候已經把帽子索性脫掉，讓風吹

動他那紅蘿蔔色的頭髮。

「人在二十五歲的時候，生活和烘山芋的味道都是好的。」

「到五十歲的時候爲什麼就不好呢？」法蘭克用着他那青年時代的不妥協性反駁說。「烘山芋並不會改變它的味道，人生又何嘗會失去它的有趣的冒險？」

唉，青年所能知道所能猜想的是多麼的少啊！要得青年人的同情和諒解，真是難乎其難的！

他們重又默默的走着。陶愛華很想把他自己的靈魂披露給他的孩子，很想公然去要求他的同情，甚至於要求他的敬尊，叫他對於自己的行業，自己的成功，以及自己由薪水換來的權力，不要再那麼孩子氣的顯然加以輕蔑。可是他覺得措辭很困難，因而只向他提出一個苛刻的問題。

「你的那種陋屋戀愛的主張，現在不覺得厭倦嗎——還有你那孩子一般的妻子？」

「到現在還沒有覺得，」法蘭克毫不生氣的笑著說。「梅格跟我倒過得十分有趣。現在我既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說了半句縮住了。也許他的下半句是要說過得更加有趣，更有時間可以戀愛罷。

他父親嘎聲笑着，也念了一聲「自由！」這才他站住了腳，對那一曲映着點燈光的河道看了一回。一列從焦十字開來的火車打鐵橋上通過，後面拖着一條尾巴似的烟和火，窗口裏光耀奪目，像是一長串的寶石。

「自由！」他又述了一遍。「我的親愛孩子，這生這世是沒有這種東西的呢。我們都不得不替一些工頭做奴隸，都不得不跟人妥協，不得不爲着工資而做我

們所恨的工作，又爲了維持我們的家，付清我們的賬，就連真理這東西，我們也不得不拿它來打打算盤的。這些道理你還沒有發見嗎？」

這一番話，是陶愛華的一種自衛，是他給他自己的生活的一個辯解。

「我否認！」法蘭克與致勃勃的說。「譬如我寫短篇小說，自然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沒有那一個工頭可以阻止我的。」

「怎麼沒有？」陶愛華說。「最最厲害的工頭就是輿論，就是羣衆的判決。你要是不能討羣衆的歡喜，那你就餓死。」

「我會得教育羣衆的，」法蘭克帶着一種不折不撓的青年傲氣說。「梅格是我唯一要聽的批評家。到現在爲止，她對於我的作品都還喜歡的。不過我給每日新聞寫的稿子太多，她却是不高興。」

「是嗎？她是不贊成你作品裏那種道德的和文學的調子罷，我看是。」

陶愛華這話，是帶着他那習慣的冷笑和一種挖苦的意味說了出來的。可是法蘭克並沒有覺得話中的殘酷，也不相信父親的假面具底下會埋伏着一套敏感的神經，所以他回答得很是粗率。

「她認爲這是一張有毒的報紙。像她那樣的理想主義是無論如何對它容忍不了的。她說這樣的報紙便是『糞耙！』」

「漂亮得很，也輕鬆得很！」陶愛華沉痛地說。「不過你們且等着罷，等你們將來不止是一個孩子，却有了四個孩子，而你的短篇小說又應付不了日常的開銷，那她對於這樣一份出得起這麼高價的報紙，就不至於這樣難以容忍了。」

「不，她決不會！梅格對於她所信的主義，是固執得跟驢子一般的。」

那父子二人繼續向前走着，兒子是輕鬆的步兒，飛蓬的頭髮，雀斑的面孔迎着潮濕的風，像是一頭小鹿在樹林裏聞到春天最初的氣息；老子呢，頭上戴着

般帽子，面孔是憔悴而憂思，眼睛是沈沈的垂下。及至數分鐘之後，陶愛華方才突然對兒子問出一句話來：

「我想你見到過的青年人一定很多——那些在大戰裏當過軍官的，和你自己的年齡相彷彿的。他們把事情怎麼個看法？」

「什麼事情？」

一般的局勢，在歐洲和在這裏的。他們對於這一切的意義有什麼意見呢？」

法蘭克向潮濕的黑暗中笑了一笑。他想起了梅格那班朋友當中的談話，想起了退職軍官俱樂部裏聽到的談話，以及茶店裏面他自己一班青年朋友的談話。那些談話代表着許多意見，統統是衝突的，統統是混亂的；他們熱烈地辯論着，無窮無盡地辯論着，顯出了可怕的嘲世主義。

「大多數人認爲我們現在是一塌糊糟。那是顯而易見的。梅格的一幫朋友，大多數是藝術家，他們是主張和平的。我自己的伙伴當中，大多以爲歐洲正在走入了魔道。我對他們的意見大體同意。我看出了現在法國和德國，巴爾幹各國和俄國，乃至於整個欣欣向榮的回教世界，都已裝滿了炸藥。除非是神蹟，那些炸藥不久就要爆發。這都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孽！這種炸藥倘使不爆發，那就當然只有一個可能。」

「什麼呢？」

「法蘭克眼睛瞪着維多利亞車站過去一塊轟天的招牌上，彷彿讀着那招牌上所透漏的消息。」

「那就是一般的不景氣，因爲現在一般民族都振作不起來，就連大規模的戰爭也是不配的。從此就只有往貧窮裏直洩下去，逐漸顯出了文明的病象……」

好罷，我有了我那小小的住宅，有了梅格和那藍眼睛閃也閃的小東西，我也就可滿足了。世界如果要瘋狂下去，惡化下去，那也不關我媽的事。這就是我的小小的自我主義的哲學。」

他們現在已經走到維多利亞車站，站在一個人行道的拐角上，正有一大串出租汽車風流電掣的從那邊拐彎過來——是劇場的羣衆回市中心區的住宅去的。

突然間，陶愛華對他的兒子說出一番懺悔的話來。

「關於那種陋室生活，大概你的意見是對的。我真羨慕你，法蘭克。我要是能夠回復你的青年，能有一支自由的筆，過着貧窮和愛的生活，我是無論拿什麼東西做代價都可以的。」

他抓住了兒子的臂膀，緊緊捏了一會兒，這才離開了兒子，自向愛璧利街方

面回到龍堤場去了。法蘭克在他背後目送着他，心裏覺得很詫異，而詫異之中又染着一絲的憐憫——這是他對他父親第一次感到的憐憫。

陶愛華慢慢走回他自己的住宅，一看窗口裏燈光燦爛，門口有幾輛汽車等着，知道他夫人的客人還沒有散，雖然時候已將近夜半。門開了，流出了一道燈光，燈光裏站着一對身穿晚服的老夫婦，是班史台爵士和爵士夫人。陶愛華的聽差正替他們去叫車子，隨見他們的車子默默沿門前的砌道溜上前來。陶愛華裝假沒有看見他們，走過前面去避了一避。等他們上了車，開走了，門也關上了，他這才自己拿鑰匙開門進去。

「裏面還有多少人？」他問那聽差。

「還有兩對，先生。哈潑爾海軍上將跟上將夫人，樊爾農先生跟夫人。哦，是的，先生，還有包家包羅甘的少爺。」

「他又來了嗎？」陶愛華說。

「是的，先生。」

那青年的聽差禁不住發了一個審慎的微笑。近日以來，包家少爺是他家常來的客人，差不多跟他們自己家裏人一般了。關於這事的意義，他們在樓底下常常切切議論着。女管家希格司家的，以為包家少爺是跟標脫理絲小姐戀得很熱了。她想不久之後怕就要鋪紅氈條。可是當時那青年的聽差並沒有把這些議論告訴他的主人。他的主人不願見客，獨自跑到大廳盡頭的書房裏去坐着，一會兒就聽見那兩對夫婦先後的走了。

但是小包還是沒有走，陶愛華坐在書房裏——那時已經是十二點過五分，聽見樓上戲笑之聲鬧得不成樣子，正在皺眉頭，忽聽見那聽差的在書房門上篤篤敲了兩下，推門進來說道：

「太太叫請先生上樓去，先生。」

「包少爺還沒有走嗎？」陶愛華問。

「沒有呢，先生。他好像是要走過的，可是太太叫他等着您回來再走。」

這青年聽差的措辭很妙，並沒露出他這回跑來傳話的戲劇的意味。原來當時樓上的情形正是非常興奮，太太、小姐、跟包家的少爺，都興高彩烈地在那裏笑着談着。一定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他心裏知道。他又看見小姐眼睛裏含着一種異樣的光芒，使他覺得十分的慘痛，因為他在暗地裏，對於小姐是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凡是到他家裏來的年青客人，要有誰對小姐瞟一眼，他就要生起醋意來。

陶愛華慢慢地走上樓梯，走到客室的門口，却不馬上就進去。

「哈囉！」他勉強裝出一種高興的樣子說。「時候不早了，是不是？」

陶夫人坐在鋼琴旁邊，一隻手放在標脫理絲的肩膀上。她的神氣很是興奮

而快樂，又像似比平常美麗許多，大概就由於興奮的緣故罷。不過她當時穿着那麼一件紫色的綢衫，領口開得低低的，將她那肉彩豐富的肩部完全露出，看起來確也是徐娘半老，丰韻猶存。回想她和陶愛華初結婚的時候，身上那麼襤褸，常得親自跑到白理絲墩小店裏去買物事，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了！

標脫理絲穿着一件白綢子的髮衫，將她那一個黑黝黝的腦袋靠在她母親的肩膀上，包少爺傻頭傻腦的站在那裏，臉上又着一個傻笑，彷彿他那安着翡翠釦子的白背心上染着一點煤煙，不住的拿手指彈着。

「愛華！陶夫人彷彿喘不過氣來，帶着一種表示勝利的語調說：「我們有驚人的消息報告你！」

「是嗎？」陶愛華問道。他還是那麼勉強的微笑着，面上却有些兒轉白了。

「哦，爸爸！」標脫理絲帶着一種興奮的異樣的笑說。

「什麼事呢？」老頭子問道。

「世界上再好沒有的事情，」陶夫人說。「海樂跟標脫理絲已經發見他們彼此相愛了。這親愛的孩子要求我們那寶貝女兒做妻子呢。」

「真是難爲情得很，」包海樂傻頭傻腦的說。「可是得要您老人家的應允，先生——」

「你父親知道嗎？」陶愛華問道。

他這話說得很嚴肅，雖然他的眼睛和嘴唇都微笑着。至於他已被這消息深的感動，那是可以從他取煙捲時那隻手的顫動上看出來的。

「哦，家嚴是沒有問題的，」海樂說。「他一定十分高興。因爲這麼一來，每日新聞就更其成了一家人的事情了。」

說着，他尖聲而神經式地笑了出來。他是一個面目姣好的青年，頗像一個女

孩子並沒有他老子那種剛毅和野蠻的氣性，雖然他曾加入過大戰時的騎兵隊。
「是呀，這不是很漂亮嗎！」陶夫人說。「這麼一來，我們也就覺得十分安穩了！」

唉，可憐的女人！她這句話裏已把她下意識裏的心事都流露出來了。她年輕的時候，是生活在恐懼裏面的，就因為她丈夫的新聞記者的生活是十分沒有把握。只要是一個通知，他馬上就可以失業！編輯或是經理一下發了脾氣，就可以立刻叫他滾蛋！雖是現在，她這龍樓場的寓所，她身上的衣衫，乃至她在社會上的闊綽地位，還都全靠這孩子的父親包羅甘先生的好意。

「爹爹，」標脫理絲面上雖然笑着，語氣之間却含着責備的意思。「我看你的樣子像似不很高興。你做父親的祝福到那裏去了？」

說着她跑了過來，捧住父親的肩膀，將他輕輕的搖着。

「親愛的，親愛的，」他一面吻着他，一面說道，「我只要你幸福呀。」

他們父女之間一向感情很融洽。他覺得這個女兒比他夫人還要少不了，因為他夫人近來是趾高氣揚，頗有些兒勢利了。他一向都担心着，唯恐誰個年輕野驢子要把他的女兒引誘了去。而現在，她在許多男孩子裏面，却挑上了這個小包，正是他自己的頂頭上司的兒子，正是那個殺了他的靈魂的人的兒子，正是那個要將英國引上了毀滅之途的人的兒子！

他轉過身來，抓住那孩子的臂膀，拚命要裝出高興的樣子。

「那末你是要把我那小東西偷了走了，是不是？不過我沒有徵求過你父親的意見，是不見得會應允你的。」

「哦，那也沒有什麼，先生，」那孩子說。「家嚴是不能反對的。」

「無論如何，」標脫理絲放胆地說，「現在做父母的人是沒有權利可以干

涉的。我們並不是在中古時代。那末，海樂，現在你也可以走了。」

她抓住了那孩子的手，跟他一同跑出房間去。

一時之間，他夫婦二人默然無語，靜聽着兩小在樓梯上的笑聲。

「親愛的，」陶夫人說道，「這是我們一家人的一樁大事。你的地位從此可以穩固起來。你可以掌握一國的大權力。」

陶愛華正在搬動爐台上的一個磁器的牧女。他聽見這話，驀地旋過頭來，現出非常苦痛的神色。

「我甯使標脫絲死了，也不讓她嫁給這麼一個下流坯的兒子。這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我是要去辭職了，跟法蘭克一樣！」

陶夫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突然的失色。

「法蘭克！他離開報館了嗎？」

「是的，他這是很不錯的。他又做了清白人了！」

陶夫人將手放到她那套着珠寶項圈的咽喉上。

「親愛的！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陶愛華放着一張毅然決然的面孔去朝着她。

「你倘使不是一逕忙着在社會上爬梯子，你就會懂得了。你沒有看見我這十年來爲了那個人那麼的傲慢，那麼野蠻得令人難堪，而吃了多少的苦痛嗎？你不知道他曾經拿多少的羞辱放在我身上嗎？你知道我們的這所房子，這些漂亮的傢具，乃至於你的衣服，你的珠寶，和你的闊綽，都是從那裏來的？天曉得，都是拿我的屈辱去換了來的呀！我爲了這些東西，就不得不聽他的吩咐，把那些廢話印到報紙上去；我爲了他的工資，就不得不播散着謊語，不得不犧牲着我職務上的誠信，不得不姦污着輿論，不得不在這所謂真理之窟裏下了毒藥。現在我覺得厭

倦了！我要擺脫了它，重新做起個誠實人來，那怕叫我們餓死也情願的。我要上帝保佑我們，使我們回到白理絲墩去，去過那三鎊十先令一個禮拜的生活。」

陶夫人是連嘴唇也白了，而且怒氣沖沖的。

「你是發了瘋了嗎，還是怎麼的？白理絲墩！我聽見這個名字就嚇得發抖了！」

確實，她是已經在發抖，她那雪白的肩膀上已經起了一種恐怖的痙攣。然後，她向丈夫伸出了雙手，做出向他哀求的樣子。

「愛華！你想我們已有這點年紀，你想把一切東西都毀了嗎？你得想想標兒的幸福——還有我自己的！」

陶愛華呻吟着說道：「你們要幸福，我就不該有幸福嗎？」

他把幸福兩字苦笑着述了幾遍，彷彿其中含着的一種使人難堪的挖苦。然後，

不等他女兒送愛人回來，他就走出了客室，到自己臥房中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是新聞記者的休息日。往常，他在這一天總是要過河去打高爾夫球的，那天汽車也照常往門口等着。可是他叫聽差的不必預備球棒，說他要到旁的地方去。

當他在穿大衣的時候，陶夫人走到廳上來。

「希望你去打一場好球回來，」她怯生生的說着，對他臉上留神地瞥了一眼，要看看他經過昨天晚上那一番奇怪而可怕的演說之後，到底是怎樣一種氣性。」

「今天下午我不去打球，」他平心靜氣的說。「我要去看包羅甘去。」

她深深抽了一口氣，她的眼睛又在他臉上搜索起來。可是有那聽差在面前，她覺得不更多說什麼。

「你不見得跟他去說什麼——不見得跟他決裂罷？你總會替標脫理絲跟她的幸福着想的？」

「哦，我不會跟他決裂的。」他竭力裝做高興的樣子回答說。

這時他方才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夫人的臉，見她現出非常焦急的樣子，並有一種十分悲切和哀求的表情。他立即記起了他們從前那種困苦奮鬥的日子，因而不免對她起了憐憫的感情。於是他抓住了她的手，將它吻了吻，覺得那隻手是冰冷的，不由得吃了一驚。

「我不多一會就要回來的。」他說。

他坐在車中，覺得非常氣悶，把兩面的窗子都開了開來，讓微風吹着面孔。昨天晚上他被兒子惹起了一肚子的牢騷，現在頗想對包羅甘去發洩一下。

但是他一轉念，又想這牢騷一經發洩，他的夫人就立刻要重新墮入貧窮裏

去。他有這權利叫她重新墮入嗎？

於是他把自己將來在新聞界裏可得的機會一一盤算起來。韓尼基嗎？不，他的報紙是無事可做的。別處呢？再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大位置。也許弄到個普通編輯，薪水到不了現在的一半。那末這龍堤場的寓所就再也住不成了。

標脫理絲呢？這就是破壞她的婚約，並且要碎了那孩子的心。他昨晚對夫人說的那番話，要是真個實行起來，那是沒有不叫別人跟他受累的。難道他爲要維持自己的誠信，爲要主張政治的真理，竟不恤拿他全家人的窮苦來做代價嗎？講到歸根，人生不就是一个妥協，跟他自己對法蘭克說的那樣嗎？而且他所主編的每日新聞，也不過是代表一種見解。沒有人會把它的每一個字都認做不易的真理的。那末他又何苦要這麼傻呢？他爲什麼不得過且過的混着這種舒服日子呢？但是他這時候心裏如同沸滾一般，覺得不同包羅甘去大鬧一場無論如何不痛

快。

包羅甘住的是一個英國世家的舊莊院，離開道爾經約莫一英里。原主赫布威茲氏，住在那裏面已有數百年之久，直至大戰以後，他家中落，才把這所莊院出賣給包羅甘的。

包羅甘的祖系不大清楚，人家只曉得他是從一個排字工人出身的。現在住在這頭等高貴世家的莊院裏，究竟他祖上的血統配不配，別人無從得知，至於他自己的身分之不配住這樣的大廈，那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陶愛華走進了一間大廳，——那裏面掛的帘幕也是赫布威茲家的舊物，——向一男僕問包羅甘先生是否有空。

「有一位先生跟他在吸煙室裏，先生。」

那僕人之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由長久訓練得來的門檻。可是陶愛華

看見大廳桌上放着的帽子、手杖、和手套，就知道它們的主人是誰了。是的，那一頂低頂闊簷的黑呢帽，那一條烏木象牙柄的手杖，明明是平奈的東西。那是陶愛華在報館裏每天晚上都看見的。平奈到這裏來做什麼呢？陶愛華立刻感到一陣刺心的疑慮。是什麼陰謀罷？

「是平奈先生呢，」他對那男僕說。「我自己進去罷。不用你費神通報。」

「很好，先生。」

那男僕見陶愛華到這裏來過多次，又知道他在報館裏有地位有權力，所以並不阻止他。

陶愛華走到大廳盡頭的吸煙室，在門上敲了一敲，就自推門進去了。

包羅甘的龐大肥軀深深陷進一張大靠手椅裏，一條腿子盤在靠手上。他身邊地板上放着一大堆紙頭。他的光禿的頭映着從窗口射進來的一條光線，發亮

得像厚塗着一層油。他的肥大的臉上躡出一雙金魚眼，帶着一副美國的眼鏡，正斜看着火爐旁邊畢恭畢敬站着的平奈——他像一個小廝一般在那裏聽受他的命令。

「多加些辣味，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一向都稀爛得麥糊一般。陶愛華那傢伙是——」

「午安」陶愛華說。「他的突然出現一定使得他們兩個都吃了一驚。」

平奈怪覺不舒服地紅起臉來，又彷彿喉嚨裏有什麼東西梗着，咳了一聲假嗽，這才假作慇懃的說道：「哈囉，老朋友！」

包羅甘將那盤在靠手上的腿子放了下來，挺了一挺身子，摘下那瑞瑁邊的眼鏡。

「想不到你來了，陶愛華，剛剛在這裏講起你呢。」

他絲毫沒有慌張的樣子。

「沒有罵我罷？」陶愛華冷笑道。

「那裏，那裏？」

包羅甘擺一擺手，表示叫平奈走的意思。

「你可以去了，平奈。契約等我寄給你。」

「感謝得很，」平奈說。「我真是說不出的——」

他懷着一肚子的鬼胎，拿水汪汪的眼睛將陶愛華瞟了一眼。

「不必說什麼了，」包羅甘說。「總是工作要緊。」

平奈鞠了一個躬，又咳了一聲假嗽，對包羅甘說了一聲「午安，先生，」對陶愛華說了一聲「午安，老友，」就走出房去了。

包羅甘從椅子上慢慢站起來，面對陶愛華站着。

「你說，關於我兒子跟你女兒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不是胡鬧嗎？」

「我同意，」陶愛華冰冷的說。「是再胡塗也沒有的胡鬧。」

「我是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包羅甘的金魚眼底壓伏着一股緋紅的火。「你這到底是什麼用意，把我的兒子引到你家裏去，讓你的女兒去誘惑？」

陶愛華突的起了一種要殺人的欲望。他認定了這人是一個最最下流的坯子，一頭頂頂無禮的豬獠。

「是你的兒子自己請自己到我家裏去的。我實在並不高興見他的面。你當我願意要他做女婿嗎？」

「你也原不配做他的丈人！」包羅甘忿然的說。「他是就要跟烏華德姑娘結婚了。除她之外我是無論怎樣不會應允的。」

「好罷，這才教珠聯璧合！」陶愛華冷笑着說。原來這位姑娘之聲名狼藉，是

陶愛華早就知道的。

包羅甘光火得上氣接不着下氣，像一頭怒熊似的瞪視着陶愛華。可是陶愛華眼中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竟使包羅甘的一腔忿怒不敢爆發出來，反而說話的語氣也軟和下去了。

「你要知道，我對於這個兒子是費過了多少心思啊！我那麼的寵容他，那麼化錢像潑水似的化在他身上；他愛什麼就有什麼，從來不拒絕他的；他去參戰的時候，我又那麼日夜替他担着心。現在他竟要由他自己的意思結婚了！那是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對你講老實話罷，陶愛華。」

陶愛華因他這一提，就記起了大戰期中，包羅甘對於他的兒子確實是焦急得幾乎發癡過的。每次見到報上的死亡表，他都要心驚肉跳起來。每天晚上至少要有兩次打電話到報館裏來，問道：「有海樂那一旅的消息嗎？」彷彿只要他兒

子能夠安全，其他一切地方的屠殺他都可以不過問。可憐！也實在有些可厭！當時陶愛華心裏就覺得。而現在呢，他是預備搗碎這個愛子的一切幸福的希望，預備強逼他去跟一個惡俗不堪的女人結婚了！

「在我這方面呢，」陶愛華非常平心靜氣的說道，「我是情願我的女兒嫁給一個掃烟囪的人，也不嫁給你的兒子。我可並不是反對那孩子，我看他的人倒也不錯。」

「那末你是反對什麼呢？」包羅甘呻吟道。「我真不懂你的道理了。又是你們那一套什麼諷刺罷，我看是。至於我這方面，我倒還有一個理由，覺得這樁事是不可能的。」

他遲疑了一會兒，這才回復了他那粗暴人的常態。陶愛華對於他那種不管一切而下決心的表情，是向看慣了的。他曾看見過許多被他開革的可憐虫，在

他那種表情之下簌簌的發抖。

「我有不愉快的消息報告你，陶愛華。我想我也不用假猩猩，不如直白對你說的好。近來我對於你的工作覺得不高興。你彷彿是失了主張了。你好像是要把那一套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拿出來玩了。近來的報紙一點兒沒有紅血，社論裏也沒有一點刺激的東西，簡直成了一團漿糊了！無論如何，我的看法是這樣，我是拿出錢的人。我已經叫平奈做主幹編輯。你可以多拿一年的薪水——我並不是吝嗇的——你就脫離報館罷。」

陶愛華聽了這話，並不覺得怎樣的驚異，而他對於自己的並不怎樣驚異倒有些兒驚異了。他從自己的心靈裏面去找尋一種震駭的意識，可是他找不出來。當他沒有走進這間房來的時候，平奈放在大廳上的那頂帽子便已給了他一個預告。真奇怪！他現在已是一個被毀的人了，他却仍能維持着一種完全快樂的心

境彷彿有一種東西從他身上揭開去，使他頓然覺得輕鬆自在起來；那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一向像一種未經發覺的罪孽一般在他身上壓着的。他現在重新得到自由，跟他的兒子法蘭克一樣自由了！他面前這一個肥胖而腐敗的流氓，從此再不能在他身上施鞭策，再不能將他的靈魂逐漸毀壞了。因此，現在陶愛華心裏並沒有一點憤怒，只現出了一個苦笑。

「好罷，平奈一定能做一個好編輯，」他說。「這位真理化身的平奈！」
「好的，你這態度我認爲很好。一個人要能接受打擊而不皺眉頭，我總十分的佩服。」

陶愛華聳了聳肩膀

「這並不是打擊；這是解放。」

一時之間，他頗想對這個人顯了顯他的侮蔑，吐了吐他胸中的積忿。可是，

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徒然浪費神經的氣力罷了？

他拒絕了烟和威士忌，拿起了他的帽子和手套。

「平奈什麼時候接事呢？」他問道。

「明天晚上。我要把事情趕快改變了。我向來辦事就是這樣，你知道的。」

「我知道！」

包羅甘將一隻胖手伸給他，他不接，就向門口走去了。他給與這多年的老闆的告別辭，是不很親善的，却也並不粗暴。

「以後你的兒子到我家裏來，請恕我不再招待。你的紙報也不必再送我家裏去，我是不見得再會讀它的。」

他將包羅甘的肥笨身軀掠了一眼，就走出房去了。走了幾步，還聽見老闆在背後嘟囔：「那是不要緊的！」

他不叫車子直接開回家。一等進了倫敦的市區，他就吩咐車夫開到報館去。他在那登過十年之久的編輯室裏，還放着一些私人文件，一些相片，以及許多零碎小東西，他要趁平奈未接事之前將它們檢了回去。

那時天色已經昏暗，他在半路上聽見叫賣晚報的聲音，便叫停了車，向賣報孩子買了一份。街燈的燈光從車窗裏射進來，他一看那大標題是：

「嚴重消息！」

戰事將爆發

預備動員後備軍

他不由得嚇了一跳。但是下面的小字看不清楚，他劃了一根火柴，照出那三行最後的消息是：

「德俄出兵波蘭，時局驟形緊張。據法總理語本報訪員，謂『事態確甚嚴重，

現正商討動員問題」云。又據陸軍部官場意見，亦謂戰事有可能性。或有動員陸軍後備隊必要。望公衆鎮靜，詳情明白續報。」

陶愛華看完這段新聞，不禁獨自個坐在車裏哈哈大笑起來。他這三年來逐日注視着的這幾種勢力，看光景是終於要發生衝突了。這一逕被假和平的外皮包着的悶火，終於是要爆發了。

如果這是真的話，那末歐洲就要成爲一個大火爐，而一般青年們又要因他們的領袖們的愚昧，說謊，煽動，和腐敗，再一次的被拋進那個火爐裏去。包羅甘就是那些領袖們之一，而陶愛華也是其一。

那天是星期六的晚上，報館裏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掃地人和火夫們在那裏；那些火夫們是永遠不能讓那文化中心裏的火暫時熄滅的。

陶愛華旋開他房間裏的電燈。房角裏一架電報收信機孤另另的忙着在收

信。他檢起最後收到的一條紙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據續得消息，多數後備軍軍官已接到準備動員之通告。倫敦各俱樂部中空氣緊張。」

那末法蘭克是又要被徵了。他在皮頭邨小屋裏的那種自由，怕再也不能享受了。還有包羅甘的兒子呢！所有從「爲制止戰爭的戰爭」裏幸而得免的青年呢？

陶愛華在他那間寂寞的房間裏坐了一個鐘頭，眼睛瞪在面前那一把黃銅的茶壺上。那茶壺的肚子擦得雪亮，彷彿是個水晶球；他一向從那裏面看出了許多力量的集合。

電話鈴響，他機械地將聽筒接在手裏。是包羅甘，可是聲音變得像害中風似的了。

「是你嗎，陶愛華？哦，我的天，這種消息！不會是真的罷！我是不能相信的。海樂說他已經接到陸軍部的電報了。」

那人彷彿是在哭。而他就是說過能夠接受打擊而不皺眉頭的包羅甘呢！

「我的孩子難道再要去戰爭嗎！啊，這是我受不了的！我們總得設法呀，陶愛華，無論是出怎樣的代價！」

陶愛華對電話裏大笑着。

「這是你的戰爭呀，包羅甘。是你所要求的呀。是你出力造成的呀。我盼望你該歡喜它來罷！」

包羅甘氣喘如牛。可是他那一股牛勁已經完全消失，已經變成一個簌簌發抖的懦夫了。

「陶愛華！你得看上帝的份上！我們無論如何總得設法警告我們的政府，叫

它千萬不要聽憑那班瘋子去擺佈！你得趕快寫一篇社論，把輿論鼓動起來，如果政府再敢主張犧牲人民的血和錢，大家應該立刻起來把它搗得粉碎！你拿每日新聞的全力來反對這種虐殺狂罷！

陶愛華又拿他那種喉嚨裏的笑聲回答了他。

「你是忘記了，包羅甘。現在你的編輯是平奈。我已不是你的僱傭人了，謝謝上帝！」

「前事我們一筆勾銷罷！」包羅甘又從電話線上傳過哭聲來。「平奈的契約還沒有簽字。這種可怕的危機他是應付不了的。我們需要火樣的文章，需要理想主義，需要精神的鼓動，這只有你才辦得到呢，陶愛華！」

陶愛華對着那蹇蹇路路的喇叭口野蠻地冷笑着。他知道對方的人已被恐懼拿在掌握裏了。他於是利用這機會，冷言冷語的將對方捉弄起來。原來他也並非

不想恢復他的位置，只是要在不同的條件下去恢復，要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去恢復。

「星期一早晨我要把契約完全改訂；我要編輯權絕對的獨立；在契約有效期間，我的新聞政策絕對不受你自己和你的黨徒的干涉，而有效期間必須是十年……是的，我說要訂十年的契約。不然的話我五分鐘之內就離開報館。你同意嗎？」

包羅甘氣喘吁吁的，還在噁哩咕嚕的做生意，哀求這邊的條件不要這麼苛刻。

「已經過了四分鐘了，陶愛華說：『你同意嗎？』」

直到了第五分鐘的最後一秒；那邊終於表示同意了。因為唯有陶愛華一個人能有力量的立刻改變政府的政策。包羅甘知道他的文章是會發生效力的，知道

他的文章可以救兒子的性命。

「還有一件事，」陶愛華說。「今天下午我對你說過，我的女兒甯使嫁給一個掃烟窗的人，也不嫁給你的兒子。那是真話！不過我的女兒如果喜歡你的兒子，那就是她和他的事了。你如果要我努力消弭戰爭，你可以把這樁事情交給他們自己去辦嗎……哦，好，那末一切都算決定了。」

他放下了聽筒，走到窗口，開開了窗門，聽見倫敦街市上萬聲龐雜，看見那繁星一般的電燈映着天空飛逝的雲頭，彷彿都含着十分緊張的情緒。

「但願事情還不太晚罷！」陶愛華說。然後他禁不住對着窗外的夜色呵呵大笑起來，這笑中含有兩種意思：其一是慶祝他自己從此有自由可以發表真理；又其一是因他發見了一個人碰到世界各種勢力發生衝突的時候，終不免要現出脆弱。

星期一早晨，他的新契約是訂好了，可是戰爭到底還沒有起來。那晚報上的一段最後新聞，原來是未成熟的。

「你是在說謊！我知道你是在說謊！」

「你爲什麼要這麼大聲喊叫呢？你非要人人都聽見我們不可嗎？」

她這是在說謊了。我並沒有大聲喊叫，却是十分安靜而溫和地說着話的；我拿住了她的手，安靜而溫和地說着話，這有毒的一個「謊」字，像一條小蛇一般嘶嘶的叫着。

「我是愛你的，」她繼續說道，「你必須要相信我。這還不能使你相信嗎？」說着她吻了吻我。但我正要把她摟到懷裏來，她已經不在那裏了。她走出那條黑

暗的甬道，我跟着她走進一間房裏，房裏有一個快樂的宴會，已經快到散席的時候。我怎麼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呢？她叫我到這裏來的，我就來了，來了就看見一對一對的人整夜在這裏盤旋跳舞。沒有人走過來跟我說話；我完全是一個陌生人，只得孤另另地坐在靠近樂隊的一隻角落裏。一隻黃銅的大喇叭的口筆正對着我，有一個什麼人被囚在那裏，吼叫着，而且每隔一分鐘就要痙攣地粗暴地笑着：「吹，吹，吹！」

不時之間，一朵芳香的白雲要飛到我身邊來。這就是她。我不知道她怎麼能夠不讓人家覺察的跑來撫慰我，可是在短短一秒鐘的時間內，她的肩膀要熨貼上我的肩膀，在短短一秒鐘的時間內，我低下了眼睛，就可以看見一條白的頸梗，和一件領口開得低低的白色鬆衫。我抬起眼睛來，我就看見一張白的、嚴肅的、平靜的臉的側影，彷彿一個愁慘的天使的臉，俯臨在一些被遺忘的人的坟墓上一

般。我看見她的眼睛。那雙眼睛是大的，饑望着光明的，可愛的，平靜的。四面圍着一條藍色的圈子，那一對眼珠子黑黝黝的照着，而我無論何時向那裏面看進去，它們總一逕是那個樣子，黑的，深沈的，不可窺測的。也許我看的時間太短了，只容我的心搏動一次，不過在那短時間的一看裏，我却從來不像那麼深刻那麼可怕地感覺到無限性的意義，從來不像那麼強力地認識了無限性的力量。我懷着恐懼和苦痛，感覺到我整個生命如同一條細微的光線一般，被她的眼睛吞沒了，直至於我對我自己也成了一個陌生人，虛空的，無聲的，差不多是死的。然後，她從我身邊走了開去，將我的整個生命都帶了去，又去跟一個高大、傲慢、美貌的男子跳起舞來。我詳詳細細的研究了那人的體態，研究了她的鞋子的樣式，他的肩膀的闊狹，和他那倔強鬚髮的規律波紋，而他那種毫不把我瞧在眼裏的神氣，似乎將我向牆壁上不住推着推得我越來越扁，越使他覺得無足重輕，正同那堵牆壁一樣。

等到蠟燭開始熄滅的時候，我走到她身邊，說道：「是該走的時候了，我來送你回家去。」

她吃驚了。「可是我要跟他走的。」她指了指那個高大美貌的客人，他對我們連看也不看一眼，她將我帶到一間空房子裏，吻了吻我。

「你說謊，」我安靜而溫和地說。

「我們今天晚上再見。你必定要來的，」她答道。

當我驅車回家的時候，那綠色冰凍的早晨正從高屋頂窺探出來。一路之上，就只有我們兩個人，我的馬車夫和我。他縮做一團的坐在前面，爲怕風，將面孔遮沒了；我在他背後，也縮在我的大氅裏，面孔蓋沒到眼睛。我的馬車夫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而那邊，在那些厚牆壁的背後，有幾千人在那裏睡覺，也都有他們的夢，他們的思想。我想到了她，想到她怎樣的說謊；我想到了死，就似乎那些黎明

之光照着的牆壁已經看見我死了，故所以那些牆壁是那麼的冷，那麼的直。我不曉得我的馬車夫是在想什麼，我不曉得那些隱在牆壁背後的人們是在做什麼夢。可是他們也都不曉得我在想什麼，我在做什麼夢。

這樣，當早晨昇到屋頂上，而我們四周圍的東西都變成白色而固定的時候，我們從那些長而直的街道上驅車而過。一朵芳香的白雲飛到我身邊，便聽得一個被囚禁的人筆正對着我的耳朵笑道：「**叭，叭，叭！**」

二

她又說了謊了。她並沒有來，我徒然在那裏等着她。一種灰色、寒冷、凍結的暮色從陰鬱的天空落了下來，我不知道暮色什麼時候變成了黃昏，也不知道黃昏什麼時候變成了黑夜；我只覺得我是度過一個漫漫的長夜。我用着同樣的步履，

同是那種規律而單調的等待的步履，在那裏一來一往的踱着。我沒有走近我愛所住的高房子去，沒有走近那鐵簷頭底下幻成黃色的玻璃大門去，却只用着那同樣規律的步履，在對面街道上踱着，去了又來，來了又去。我向着那邊走時，我的眼睛一逕不離那扇玻璃門；我背着那邊走時，我常常停住步，回過了頭。然後，雪拿它的鋒利的針對我面上刺來了。那些寒冷而鋒利的針非常之長，它們穿進了我的心，帶着疲倦的渴望和焦灼的等待刺着我。從光亮的北方向黑暗的南方，那寒冷的風不住緊刮着，呼嘯着，刮過那凍結的屋頂，這才從屋頂上自拔起來，拿鋒利的小雪片鞭着我的面孔，又像篩沙一般篩在街燈的玻璃上，使得那寂寞的黃燄冷得發抖起來，隨着風的方向佝僂了身子。我替那寂寞的黃燄傷心，它是只有夜裏才能生活的，我又想起了不久之後，這條街上的一切生活都要停止，而我自己也不得不終於走開，只剩雪片在空闊的空間飛舞着，只剩這黃燄在這寂寞和寒

冷裏發抖佝僂。

我等着她，她還沒有來。我覺得那寂寞的黃燄和我很相像，只不過我這盞燈的中心並不空。*在我拿脚步量着的那塊空間裏，也時時有人出現。默默地，他們在我的背後龐大而黑暗的生長起來，掠過我身邊，這才像灰色的鬼影一樣，從一座白色建築的拐角突然消失。也有從拐角那邊突然出現的，掠過我身邊，慢慢向那雪花飛舞的灰色距離裏溶化了去。這些來來往往的人們，都包在他們的大衣裏，沒有形狀，也沒有聲音；他們彼此都相像，也都跟我相像；他們都有所等待，都在靜默裏簌簌的發抖；也都跟我一樣，想着他們自己的謎一般的悲哀的思想。

我等着她，她還沒有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叫喊起來，痛哭起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還在笑，還覺得快樂。我把我的手指頭捏得緊緊，彷彿它們是爪子，彷彿

*譯者註：火燄的中心是空的。

是抓牢了那有毒的小東西——那一條蛇——那一個誑。她盤繞在我的臂膀上，咬着我的心，我因受了她的毒，漸漸眩暈了。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是謊。將來和現在之間，現在和過去之間，一切界線都已消失了。我沒有活的時候，和我開始活的時候，其間的界線也消失了。我想我一徑都是活的，或者始終都沒有活過；而在我未活之前，和在已活之後，她一徑都統治着我。我想起了她有一個身體和一個名字，想起了她的存在裏竟也是有始有終，我就覺得奇怪了。她是沒有名字的，可是她一徑是那個說謊的人，一徑是叫你等着她而她永遠不來的。我笑起來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笑，同時那鋒利的針穿進了我的心，一個被囚禁的人在我耳朵裏笑着：「叭，叭，叭！」

我睜開了眼睛，看見高房子上那些燈火光明的窗口，那些窗口用着它們的藍色和紅色的舌頭靜靜地跟我說話。

「她這一兒刻又在騙你了。你在這裏飄泊着，等着她，受着苦。而她，那美到十全也欺誑到十全的她，却正在聽着那個瞧你不起的高個兒美貌男子的密語。你若是不闖了進去，將她殺了，那你是做了一樁好事，因為你是殺了欺誑了。」

我把拳頭捏得更緊，拳頭裏拿着一把刀。笑着，我回答道：「是的，我要殺她！」可是那些窗口悲哀地看着我，悲哀地接着說道：「你是永遠不會殺她的，永遠不會的，因為你手裏的刀，也同她的吻一樣，本身就是一個誑！」

所有那些等待的寂寞的陰影都早已消失了，只剩我一個人留在那寒冷的地點——我和那在寒冷裏失望裏顫抖着的寂寞火燄的口舌。離開我不遠的禮拜堂鐘樓上，時鐘開始報點了，那頹唐的金屬聲音，顫抖着，嗚咽着，飄過了空間，迷失在那狂舞的雪片裏。我對着那聲音，笑着；那鐘敲了十五下。原來那鐘樓是老了，時鐘也老了，雖然它還是照常的走，却往往要多敲幾下，使得那管鐘樓的人不得

不親自跑到樓上去，用手阻止那痙攣的鐘舌。在這冰凍的黑暗裏，這悲慘的鐘聲到底是對誰說謊的呢？這種不必要的謊是多麼的可憐，多麼的荒謬呀！

等那說謊的鐘聲敲到最後一下，那玻璃的大門便砰的一響，同時那個高大的男子從台階上走下來。我只看見他的背影，可是我能認識他，因為我昨天還看見過他，那麼的傲慢，那麼的侮蔑。我認識了他的步伐，它比昨天已經輕快些，得意些了。我自己也會常常用着這樣的步伐從那所房子走出來：這是男人們剛剛吻過一個女人的說謊嘴唇以後的步伐。

三

我恫嚇，我要求，我咬着我的牙齒！

「告訴我實話！」

她放着一張雪一般冷的面孔，豎着一雙驚駭的眉毛，眉毛底下閃着一雙老是那麼冷漠而神秘的深不可測的黑眼珠子，問我道：「我對你說過什麼謊了？」

她知道我不能證明她曾經說謊；所有由我自己思想構成的證據，她只消一句話就可以破壞，而那一句話也仍舊是句謊話。我等着這一句話，它果然從她嘴裏出來了，那話表面上閃爍着真實的顏色，深底裏却是漆黑一團：「我愛你！我不完全是屬於你了嗎？」

我們當時離城市很遠，雪蓋着的田野從黑暗的窗口裏反映進來。它們的上面是黑暗，它們的周圍是黑暗，濃厚的，不可移動的，靜默的黑暗，但是它們閃耀着它們自己那種寶貴的光，像是黑暗中的一個尸體的面孔。只有孤另另的一支蠟燭照着這間火爐生得暖暖的大房間，而雖在這蠟燭的紅色火燄上，也可以看見那死寂田野的暗淡的反映。

我說：「我要知道真實，不管這真實是怎樣的悲慘。也許我聽見了真實就要死了，但是死了勝如不知道真實。我覺得你眼睛裏藏着虛偽，你告訴我實話罷，從此我就永遠離開你了。」但是她默默不語，她眼睛裏露出一種探索的神氣，刺進了我最深的內心，翻開了我的靈魂，彷彿將我細細審問着。於是我大聲嚷道：「回答罷，不然我要殺你！」

「殺我罷，」她夷然的說，「我有時候也覺活得厭倦了。你能用恫嚇得到真實嗎？」

然後我跪了下來，捏住了她的手，哭着求她的哀憐，求她的實話！

「可憐的人，」她將一隻手放在我的頭髮上說，「可憐的人！」

「你可憐可憐我罷，」我哀求道，「我渴望着真實！」

我看着她那光滑的額頭，心想真實就在那一層薄薄的隔膜後面。瘋狂地，我

要將她的頭骨裂開，看看裏面的真實。她那雪白胸脯底下，她的心正在搏跳，我又瘋狂他要拿我的指爪將那胸脯裂開，看看一個赤裸的人類的心，那怕只看一次也是好的。當時那蠟燭的黃色光燄一動不動，快要點完了；黑暗的牆壁陰沈沈的展開着，情景是這麼的悲慘，這麼的寂寞，這麼的可怕。

「可憐的人，」她說，「可憐的人！」

那黃色的燭燄痙攣地搏動一下，低落下來，變成了藍色，這可就熄滅了；黑暗包圍了我們，我看不見她的臉，也看不見她的眼，她的臂膀摟着我的頭，我就覺得不是欺騙了。我閉上了我的眼睛——我不想了，也不活了；我只把她一雙手的接觸吸入了我的身體，我覺得她這接觸是真實的。通過了黑暗，微微的來了她的低語的聲音——奇怪的，可怕的。

「擁抱我，我怕！」

然後又是靜默，然後又是那可怖的低語。

「你要真實——可是我怎麼知道呢？就是我自己，我要知道它嗎？保護我——啊，多麼的可怕！」

我睜開了眼睛。房間裏的慘澹的黑暗從高窗口那邊奔散開來，凝結在牆壁上，躲藏在角落裏，而從窗口裏透進了一件龐大而慘白的東西。好像是一個死人的眼睛在搜索我們，彷彿有什麼人拿冰冷的掌握將我們緊緊抓住。顫抖着，我們摟抱得更緊，她又低語道：「啊，多麼的可怕！」

四

我殺了她了。

我殺了她了，他在那個可以望見外面白色田野的窗口底下躺著，成了一堆

枯萎而扁平的東西。我將我的腳伸進她的身體，大笑起來。這不是一個瘋人的笑。不！我之所以笑，是因為我的胸口平勻而輕快地呼吸着，是因為我的心的深處有着快樂、和平和空虛：從我的心裏已經落下一條一徑咬噬着它的蟲了。我彎下身子，看一看那雙死的眼睛。那是一雙渴望着光明的大眼睛，還是睜着在那裏，像一個小蠟人的眼睛一般，仍舊是那麼圓圓的，曖昧的，像蒙着一層雲一般的。我可以拿手指去碰着它們，將它們擊開或是閉上；我一點兒不害怕，因為那一對喝着我的血的深不可測的黑眼珠子裏面，已經不再住着說謊和懷疑的鬼了。

有人來了。他們來逮捕我。我笑了。他們以為這是可怕而野蠻的舉動。有的人覺得我可怕，懷着厭惡的感情遠遠避開我；其他的人露出嚴厲可怕的神情，責罵着我，跑到我身邊來抓我。但是他們看見我臉上快樂的笑容，他們的面色立刻變白，他們的腳像被膠在地上一般了。

「一個瘋子」他們說。這話似乎使他們平靜了些，因為這話一部分解決了他們的暗謎——一個人殺了他的愛人，爲什麼還能笑呢？只有一個紅臉孔的大胖子，笑嘻嘻的，他叫我另外一個名字。這名字使我一跳，又使我眼前的光亮也昏暗了。

「可憐的人，」他顯着同情說。他這話裏並沒有挖苦的意思，因爲他是一個笑嘻嘻的大胖子。「可憐的人！」

「不要，」我嚷道，「你不要這麼叫我！」

我不曉得我爲什麼要對他這麼嚷。當然，我並不要殺他，連碰也不要碰他，但是所有的人都當我是個瘋子，是個兇犯，因而都嚇得叫喊起來，於是我又不由得笑了。

他們將我拖出我行兇的房間去，我又對那笑嘻嘻的大胖子固執地大聲嚷

道：「我是快樂的，我是快樂的！」

而我這是實在話。

五

我小的時候在動物園裏看見過一隻豹，他從此就膠住了我的想像，佔據了我的思想。豹跟別的動物不同。別的動物不是愚蠢地一逕睡着，就是凶很地瞪着看客。豹可不這樣。他在他的籠子裏，從一角到一角按一條直線走着，準確得跟數學一般，每一次都不差分毫的回到他的原地方，每一次都拿他的金色斑毛擦着他籠子上同是那一根柱子。他那尖銳的貪婪的頭是低着的，他的眼睛一直對前面看着，從不會旁顧一下。人們一天到晚的擠在他籠子面前，大聲談着話，吵鬧着，可是他繼續他的遊行，從來不會對他的看客斜視一眼。那些看客當中難得見有

幾個裝笑臉，大多數是放着嚴肅的甚至於憂鬱的面孔，對着這一副失望而沈思的活圖畫。他們臨走的時候，總都要深深嘆一口氣，走出幾步又總要重新回過頭來看看，現出了探問的神氣，和莫名其妙的神氣，而其所以嘆氣，則彷彿覺得他們自己和這被囚的野獸之間有着什麼類似的地方。從此以後，我聽人們談到了永劫，或見書上提到了永劫，我就要想起那一頭豹來，並且覺得我已經知道了永劫的意義，以及它的苦楚了。

我現在在我的石頭籠子裏，也成了這麼一頭豹了。我走着想着。我沿着一條直線，從一隻角走到一隻角，我的思想只旅行到短短一條路，因為那是非常沈重的思想，彷彿我肩膀上並不是安着一個頭，而是壓着整個的世界似的。我的思想只有一個字，然而這是多麼龐大，多麼致命，多麼使人苦痛的一個字啊！

這個字就是「謊」。

這字重新又嘶嘶的叫着，從所有的角落裏爬了出來，盤繞着我的靈魂，但它已經不再是一條小蛇的形狀，它已經長做一條凶猛而閃亮的大蛇，拿它的鐵的環節刺着我，軋着我。我痛得大聲叫喊起來，而從我口裏發出來的，却也同是那種令人却步的蛇樣的聲音，彷彿我的整個心胸都已蟠踞着蛇類——蟠踞着「謊」了！

我在我的思想當中走着，那光滑的灰色瀝青地在我眼前化成了一個灰色而透明的無底深淵。我覺得我的脚已不是踩着石頭，我幻想自己是飄浮在一種迷霧和黑暗的無限高處。當我從胸口裏發出那一種嘶聲嘆息的時候，便有一種可怕的回音從那深淵的深底裏反應了上來，但是那回音走得很慢，走得很輕，彷彿它已經歷過幾千年的時間，而經過每一分鐘，經過那迷霧的每一個元子，都喪失了一部分力量似的。我懂得了，它在那深淵的底裏，本來呼嘯得像力能拔樹的

狂風一般，但達到我耳朵的時候，它就像是一種惡消息，由短短的一個字挾帶而來——「謊」。

這一種卑鄙的耳語使我忿怒。我在石地上頓着我的腳，大聲喊道：「現在已沒有謊了！我已經殺了謊了！」

我故意走了開去，因為我知道它是要回答的。果然，從那深淵的深底飄上了
一個回答——「謊」。

你們看罷，事情就永遠是這樣了。我已鑄成一個可慘的大錯了：我已經殺了那個女人，而却使得謊永遠不死。所以我奉勸諸君，你們無論如何不要殺女人，非要等用祈求，磨折和火，從她靈魂裏榨出真實來不可。

這樣，我在我的籠子裏，從一角到一角的一面走着，一面想着。

六

她把真和謊帶了去的那個地方是黑暗的，可怕的，而我也要到那邊去了。就在撒但的寶座邊，我要抓住她，跪在她面前，哭着對她說：「拿真實給我看罷！」

可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這也是一個謊呀。黑暗是在那裏，世紀和永劫的空虛是在那裏，她却並不在那裏——她是在任何地方了。只有謊還存留着。它是不死的。我在空氣的每一個元子裏都感覺到它，而當我呼吸的時候，它就嘶嘶的跑進我的胸口來，將我的胸口扯着，扯着！

啊，一個人要去尋求真理，那是多麼一種瘋狂啊！多麼一種苦痛啊！

救救我罷！救救我罷！